

英雄投仁，美人献义。壮士激烈，女儿悲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诸侯问鼎，群雄逐鹿。风云际会，血剑腥刀。究日月星辰，唯何独尊？

谁主沉浮

◎ 吴因易 著

上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主沉浮/吴因易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 2

ISBN 7-80130-976-6

I. 谁... II. 吴...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0487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65244792 (编辑部)]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unitypub@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三河市中门辛装订二厂

开本: 147 × 210 毫米 1/32

印张: 25

字数: 600 千字

印数: 8000 册

版次: 2005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976-6/I · 77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第一章

这是公元一六四四年正月。在中原历史上，记载为明朝崇祯十七年。依中原的甲子记年法，则是甲申年，俗称“猴年”。当今皇帝姓朱名由检，今年三十四岁，是明万历三十八年生，生肖属“犬”。按理，十二生肖中“犬”不克“猴”，自然“猴”也不克“犬”。可是甲申年对于朱由检而言，却是大克特克，不仅克而已，这“猴”颇有乃祖齐天大圣、战斗胜佛孙悟空的气派，他的降临，逼得朱由检在煤山上吊殉国，也同时宣告了经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从这一年跌入了覆灭的深渊。

毁灭明朝的灾难纪年虽然是在“猴”年，但明朝毁灭的祸根却种下得很早。且不说从朱元璋开创明朝初始，就埋下了开设东西二厂、用极其周密的特务组织摈绝言路、堵塞俊才，以及依靠宦官把持朝政、扰乱朝纲的祸胎，单说明王朝愈到后期，同愈不问民生疾苦，不管百姓死活的现状，也与“猴”克谁不克谁完全无关。仅以封建史家笔下所记载的悲惨史实来看，甲申年的断送明王朝，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崇祯两朝，中原北方可以说是年年发生天灾，不是旱涝相继，就是飞蝗蔽日。其中以陕西一带最为严重，老百姓吃光草根树皮，只好用石粉充饥，甚至有“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者，许多地方挖好些个大坑来收尸，就这样，还来不及掩埋相继饿冻而死的尸体。

天下到了这种田地，人民处于如此状况，明朝廷却仍还在加大压榨的力度。史载：除田赋、役之外，又加收“辽响”、“剿



响”、“传响”等苛捐杂税，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于公元一六二七年，陕西农民王二率领饥民冲进澄县县城，杀死了勒带租赋的知县张斗耀，揭开了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几年之间，农民起义军发展到二十万之众，其中，“闯王李自成”和“八大王张献忠”成了声势最为浩大的起义主力军。经过十七年的南北交战，攻城夺地，一六四三年于十二月二十日，闯王李自成从米腾祭祖回到西安，就命其手下大将、封为权将军的刘崇敏为大顺军（李自成部在西安建国，号六顺朝）总将军，兵分三路，号称五十万大军，强渡黄河，向明朝京师北京进军；张献忠部挥师湖广，在襄阳诱拐襄王朱翊铭并将其处死后，命其义子、大将军李崇国为先锋，直扑衡州，捉拿明朝的另一位藩王——封为桂王的朱常瀛。

这位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八个儿子。明史说他生得“垂颐丰背，日角修耳”，性格“敦厚慈易”，是诸藩王中少见的一个“贤王”。但在桂王宫中，宫人们却私下称他为“傻王”，原因何在呢？原来朱常瀛有一位妃子，一位贵人，还有一位选侍。妃子王氏，出身贵勋之家，为人端庄淑丽，不苟言笑，但无生育；贵人马氏，是贵王府太军都督马吉翔的表妹，封为贵人；封为“选侍”的偏妃姓孙，宫中称其封号为孙选侍。这孙选侍正应了唐朝时骆宾王所撰的“讨武曌檄文”中的一句评语，叫做“狐媚偏能惑主”。自孙选侍娶入桂王宫中，凭她那倾国倾城的“颜”，能歌善舞的“功”，把个朱常瀛迷得整日住在选侍宫中，根本忘了后宫还有妃王氏，贵人马氏，这孙选侍说日头从西升起，朱常瀛决不说日升起于东方。谁知这孙选侍让朱常瀛在她宫中沉湎数年，也和那王妃一般，并无生育。朱常瀛在温柔乡中倒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人之训，而他驾前却有两个心腹近臣，替他着急。一个是他受封开府时，神宗皇帝赐给他的一个太监王坤，另一个是他的左军都督、表舅子马吉翔。这二人中王坤急的是眼看桂王朱常瀛被孙选侍迷得神昏精殆，后继



无人，朱常瀛万一死在温柔乡中，这桂王一脉就断了香火。他不仅是个奴才，而且是个死心塌地为主子着想的奴才，所以他替主子万分着急；那马吉翔虽也替朱常瀛着急，但更主要是为马氏家族的荣衰沉浮着急。原来那马氏贵人也颇有姿色，入宫不久，也连续为朱常瀛生过两胎，都是儿子，但不幸都在产后不久便行夭折；正说重整旗鼓，再为桂王府添丁进口，哪知孙选侍一人宫，朱常瀛再不入贵人宫中。天不降雨露，地不长禾苗。马氏不能再生麟儿，马氏家族就难凭桂王宫荣华富贵。所以王、马二人虽然目标不同，对付的敌人却是一个，那就是孙选侍。终于二人暗中商议，订下“借刀杀人”之计。这计策的第一个施行者是王坤。他故意扮成一片好心，建议孙选侍要尽快请巫婆来到宫中，设坛施法，为她向天神祈求赐子，“母以子贵”。王坤告诉她：“选侍娘娘如果为王爷生下儿子，日后上有老王宠爱，下有小王孝敬，才保得永世的福禄双全。”这孙选侍自然依从。待巫婆入宫设坛，分明是祈求赐子的黄表，却被王坤换成诅咒老桂王快死的咒文，于是施计的第二位马吉翔，用惊惶的口吻奏报朱常瀛，说选侍宫中在请妖人作法，诅咒王驾，朱常瀛半信半疑，随马吉翔领着锦衣卫来到孙选侍的宫中，果然看见咒文，朱常瀛又心痛又愤怒，在王坤和马吉翔的左右下，把个浑身有口也难分辨的孙美人缢杀在后院中，所以宫人们私下称这位王爷是位“傻王”。

孙选侍死后，王坤便抓紧安排桂王亲近王妃和马贵人。这时神宗朱翊钧整整当了四十七年皇帝，于万历四十七年驾崩归西；史称熹宗的朱由校方才继位，史称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二一年，马氏又为朱常瀛生下第三个儿子，取名由榑，受封为桂恭郡王；两年后的天启三年，十月十九日，马贵人又为朱常瀛生下第四个儿子，取名由榔。当朱由榔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史称崇祯皇帝的朱由检在位达一十五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四二年，朱由榔依制册封为大明朝的永明郡王。

有着两个郡王儿子的朱常瀛，在老四朱由榔出生四年后的天

启七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三四年，遵照祖宗的规矩，离开京师北京，到桂王的藩国封地衡州去“就国”。明朝的衡州属湖广地域内，州沿建在鄱湖之滨，其东与江西毗邻，西和广东相连，地方既偏远，百姓又十分贫穷。同是藩国之君，这位桂王爷，就不能和北平的燕王，西安的秦王，南京的福王，福建的唐王等去相比，就是同时分封出京就国的瑞王和惠王，瑞王藩国设汉中，惠王藩国设荆州，无论物产或库藏，还有城郭规模，衡州都不能和其相比。

论说，对这么一个糊涂王爷，对这样一座可怜的边鄙藩国，张献忠不可能把手下最骁勇，最有智谋的两员大将，同时还视同己出的两个义子孙可望、李定国派出讨伐。更何况朱常瀛及其衡州城防，根本是不堪一击啊！但张献忠偏偏确实派出这两员大将前往征伐，这其中却另有原因。

原来这位桂王爷虽然在后宫的事情上有点“傻”，但在对待老百姓方面，却比其他亲王显得精明。何以见得？首先说他初到衡州不久，便发现城中乞丐成群。应该说，湖岸畔的衡州，不失为鱼米之乡的环境，为什么百姓中有如此多的乞丐？是这些百姓好吃懒做吗？是衡州水土不产五谷，不生鱼虾吗？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宫中幕僚向他禀告，这衡州邻近的衡阳县中，有个青年王夫之，颇有济世之才，声名远播海内，何不召入府中垂询？这朱常瀛听后十分高兴，并且决定亲去衡阳访问王夫之。桂王屈身俯就，不耻下问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衡州；而桂王在访问王夫之之后，明白百姓沦为乞丐的主要原因是朝廷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在其藩国所辖州县中，暂减或暂缓了一些名目的税赋，让衡州百姓稍稍得以苟延残喘，于是衡州百姓纷纷传他为当今之世少见的“贤王”。

衡州的百姓稍稍苟好，但明朝的整体压榨却让天下百姓被逼造反。去年，崇祯十六年夏天，闯王李自成的部下刘崇敏之子刘伟率领起义军攻打衡州，一路而来，势如破竹的义军在衡州却遇

上了反常的官民一致的顽强抵抗，最终，刘伟还被乱箭射死在衡州城下！

“活捉朱常瀛，为刘伟报仇，为义军雪耻！”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两支义军的共同决心。也正是基于刘伟的教训，这次攻打衡州，张献忠才派出两员大将，联手攻打衡州。

孙可望和李定国奉命领着三万人马，在衡州城外的响喽峰安营扎寨。孙可望派出先锋王得仁领兵攻打衡州城。令孙可望和李定国大为惊异的是：有常胜将军之称的王得仁，攻占武昌也不过用了半天，就攻破城门长驱而入；而进攻这座小小的衡州城，三天快过去了，还没有胜利的迹象！

这是第三天的下午了！

孙可望披着斗篷，手按剑柄，和浑身甲冑的李定国在亲兵的护卫下，立于响喽前，遥望着衡州城。从蔽日的尘烟里，反饋出攻打衡州的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

孙可望蜡黄的脸色在夕阳下显得有几分苍白，这位受张献忠特别信赖的大将军，那双精明的眼睛里，透出难以掩饰的焦灼之情。相比之下，他的义弟、军中称为二将军的李定国，不仅没有其义兄的焦灼神情，相反，在他那高大的身躯里，心房中，还暗含着对衡州官兵们的敬佩之意。

李定国虽然和孙可望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和爱将，可是这个二将军和孙可望的心性志趣却迥然不同。这个出生在陕西榆林农家的子弟，其舅父却是一位启蒙蒙童的私塾先生。在舅父的教训中，他从五岁起就开始攻读“四书”、“五经”，不到十岁，已从孔子孟子的学说中，树立起报效君国的志向。但是，在他十岁那年，张献忠的义军攻打榆林，他的父母被溃逃的官兵掳为力伕，不知去向何方，痛哭呼号寻找父母的小定国被张献忠发现，见他十分可怜，就收为义子，养在帐中。虽然张献忠是收养他的恩人，可是在他那已被孔孟之道灌输过的身心中，却对义军的举动不以为然，内心深处仍然是报效君国的初衷。只不过义父救命之



恩不敢忘，义父雷霆之威不敢违，十多年来，他真是身在义军，心在大明。所以本度奉命攻打衡州，并要求活捉朱常瀛为刘伟报仇，他心中并不以为然。在他的判断中，这位桂王肯定是位贤王，才会得到辖地官民的拼死拥戴，这就是大明朝廷仍植根百姓心中的佐证，而他们却要去活捉这样一位人物，无疑是逆天行事。

孙可望并未看出李定国神情的异常，仍恨恨地呼唤他：“老二！”

李定国回过神来应道：“大哥！”

孙可望：“咱大西军和明朝的官兵交手也十来年了，还真没遇上像衡州这样硬的骨头呢！”

李定国：“是啊！”

孙可望：“王杂毛亲自领兵攻了三天三夜了，居然还攻不破这座衡州城！”

李定国却感慨地：“哎！”

孙可望一怔：“老二你叹什么气？”

李定国叹息着，说：“天地日月，世道人心。”

孙可望明白过来，一边笑着，一边警告他：“嗯？呵？哈哈！老二！你又来了！小心干爹听去，亲手宰了你！”

李定国却仍固执地：“大哥！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衡州的官兵和百姓能这样死心塌地地保卫衡州，可见这老桂王真是大明藩王中少见的贤王啊！”

孙可望沉下脸来：“天下老鸦中还真有一只白的！老二！不是大哥我教训你！你是书读多了，读成书呆子了！你如此聪明的人，还看不出明朝的天下已经玩完了吗？那狗皇帝朱由检，除了北京城，他还有什么江山？”

李定国摇着头，坚持自己的看法：“大哥……”

孙可望语气变得严厉起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当初我们才起义，朱家王朝称我们为流寇，而今是大明崇祯十七年春正



月啦！转眼间是我们成王，朱元璋的子孙要变成四方流浪的乞丐和流寇啦！我说老二啊，你无需再动别的什么心思，就一门心思辅助干爹多夺些地盘吧！最后，我们还要和李闯王“楚汉相争”呢！这才是咱男子汉创功立业、封王封侯的捷径！”

李定国正要反驳意见，孙可望手下的副将匆匆走来，对二人说：“启禀大将军！二将军！应参军从八大王行辕受命回帐！”

孙可望：“应科回来了？快！叫他进帐来报！”

吩咐着，二人转身入帐。

孙可望和李定国刚刚入座，孙可望的心腹、帐下参军应科就喘吁吁地走进大帐，对二人拱手施礼，孙可望一挥手，急问：“应科！大王有何吩咐？”

应科忙对大、二将军回答说：“大王限两日内，务必攻下衡州，活捉朱常瀛！”

孙可望一怔：“活捉朱常瀛？”

应科：“大王还令大将军在活捉朱常瀛后，要把朱常瀛亲自解送闯王行辕，交到权将军刘宗敏手中！”

孙可望一下立起身来：“我两家义军并肩灭明，凭什么我八大王张献忠驾下的大将军孙可望要去拍闯王李自成手下权将军刘宗敏的马屁！哼！咱……”

孙可望瞥见应科在以目阻止，他一下转了口：“哎！又道是父之命不可违，既然干爹要我们如此，也只有遵命！二弟！”

李定国站立起来，对孙可望躬身回应：“大哥！”

孙可望：“你速去前方战地督战，大哥我即刻调大炮来轰他娘的衡州城门楼子！”

李定国语气无奈地应道：“领命！”

孙可望见李定国叹息着出帐之后，忙悄声急问应科：“应科！你要说什么？”

应科不答反问：“大将军！你明白大王的用意吗？”

孙可望：“干爹是何用意？”

应科：“大王让你送朱常瀛讨好刘宗敏是假，借机打探闯王军情是真！”

孙可望一惊：“难道李自成真要攻打北京了？”

应科朝孙可望靠近，说：“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李自成从米脂祭祖回到西安，就命刘宗敏为大顺军的总将军，兵分三路，号称五十万大军，过了黄河，向北京进攻了！”

孙可望急了，一下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抱怨地：“那干爹还让我们留在湖广干什么！难道看着李自成去摘这落地桃子吗？”

应科：“大王不和羽翼丰满的李自成正面争锋是明智之举！一则我军趁闯军一心攻打北京心无旁顾之际，抢占城池，扩充我大西军的地盘；二则让李闯王与明京师大军作战，消耗他的实力，日后我两军决战时，大大有益于我！”

孙可望直摇头：“可是衡州这硬骨头不好啃，朱常瀛未必能够活捉啊！”

应科却急忙提醒孙可望：“攻占衡州，活捉朱常瀛之事，大将军务必要竭尽全力而为！”

孙可望：“难啊！……”

应科：“无论如何困难，我们也要捉住朱常瀛，这，对大将军太重要了！”

孙可望一下反应过来：“应科，你另有主张了？”

应科：“大将军英明！据末将派出心腹从北京打探回报的消息说，北京已无强兵把守，李闯王攻占北京、正式称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孙可望：“你是要让咱用朱常瀛的人头，去闯王驾前邀功请封？”

应科朝帐外四顾后：“眼下各路义军中，只有闯王之军才真正成了气候，大将军何不借大王的令箭，为自己作好打算？刘宗敏在闯王驾下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献上杀子仇人，请他在闯王面前讨封王爵，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孙可望以拳击掌：“对呀！咱老子自己就是王侯种，怎么甘心老给别人当什么屁将军、干儿子！走吧！应科！随咱老子调集人马攻打衡州去！务必要活捉老桂王朱常瀛！”

语音未尽，孙可望已大步迈出了辕帐。

由于孙可望和李定国亲自领兵攻打，加之已经历三天血战的衡州城内的大明兵民又无后援，终于在一天之后，孙可望和李定国攻破了衡州城。

炮声隆隆。喊杀声从四城遥遥传入桂王宫墙。

自从两子封为郡王，生母马氏也从贵人册升为桂王次妃，宫中仆婢，改口恭称她为“二太妃”，此刻，她正领着宫婢们在紧急地收拾着行李。她的贴身宫女夏良璞小跑着进来慌张催促她：“二太妃！快！快！”

马氏惊骇地上前：“小璞子！战事怎样了？”

夏良璞喘着粗气回答：“从昨天下午起，贼兵突然从四面八方炮轰衡州，听说东南二门都已失守了！老王爷叫两位太妃和永明妃快和马都督先从西门出城，往永州逃走！”

马氏浑身颤抖：“老王爷呢？”

夏良璞：“老王爷由林兴时将军护送，已经到西门去了！”

马氏：“那永明王在哪里啊？”

夏良璞：“在北门督战呀！听说这会儿正在疏散百姓呢。”

马氏跺着双足，气急败坏地说：“什么？这个书呆子，贼兵都要进城了，还在北门啊！我们桂王府，就剩这一脉了！……快！快去叫上老王坤给我把永明王找回来，并且安安全全地护送出衡州城！”

夏良璞应着急忙跑出王府。

这时，桂王府左军都督马吉翔气急败坏跑入后宫，远远看见马氏，就大声呼唤：“二太妃！”

马氏像见着救星一样扑上前去：“表哥！你终于来了！”

马吉翔扶着她催促着：“快！二太妃！大太妃和永明王妃已经收拾好了！快走吧！老王爷都出了西门了！”

马氏：“可是永明王还没有下落啊！”

马吉翔：“我会派人去护驾的！走吧！”

他扶着惊慌的马氏，领着宫婢们，朝王府大门踉跄而去。

衡州城中，兵荒马乱，人心惶惶。

王坤气喘吁吁地从乱民中挤向王府大门前，一下瘫倒在石阶下。

马吉翔领着王氏、马氏和永明王朱由榔的妃子王虹、后宫宫人任娟等逃出府来，马氏一见王坤，忙去拉着他：“王坤！永明王殿下呢？”

王虹惊骇地：“王坤！快说殿下怎么样了？”

王坤一边爬起身来，一边语气不匀地回答说：“大太妃，二太妃，永明王妃！奴婢和小璞子正在为殿下乔装打扮好逃出城去！你们也要，也要乔装打扮，城内城外都是孙可望和李定国的人马！认出是王府宫眷，就没命啦！”

王氏：“明白啦！你快去护卫永明王殿下吧！”

王坤：“是，大太妃！奴婢领命……”

马氏：“哎呀！快去啊！快去啊！”

王坤几乎竭尽全力支撑着：“是，是……”

攻入衡州西城的孙可望纵缰向前，应科却示意他留步。孙可望会意，勒马转入道旁，应科紧紧跟上。

孙可望：“应科，有什么话要给咱老子讲？”

应科：“大将军！你就让二将军和杂毛去追赶老桂王他们吧！”

孙可望：“你的意思是……？”

应科：“据末将所知，老桂王吐血不止，已往永州方向逃去，只怕走不到永州，就已累死吓死，送个死的，不如抓个活的献给



闯王！”

孙可望：“活的？是谁？”

应科：“老桂王生了四个儿子，前两个还没有取好名字就完蛋了，老三朱由榑虽然长大成人，封了个桂恭王，可是去年也得暴病死啦，眼下只有老四朱由榔活着，封为永明郡王。我们捉住朱老四去抵刘宗敏儿子的命，刘宗敏会感激大将军不尽哪！”

孙可望大喜地忙问应科：“朱老四？他眼下在哪里？我们怎么才捉得住他？”

应科不无得意地：“这是末将意外捉得的一条大鱼！特地留给大将军立功的！”

孙可望：“乖娃娃！你快说呵！”

应科：“末将早已在城中埋伏了心腹留意王府眷属踪迹，我们快去吧！”

孙可望：“好样的！”

孙可望随应科急忙朝城中奔去。

夏良璞改着村姑装束，拿着装衣裙的包袱，朝城北门外走去。王坤刚才告诉他，他已把永明王朱由榔藏在北门外的岩洞里，让她先去找着朱由榔，为他乔装改扮，然后等着他来一起护送朱由榔逃出衡州城。

可是夏良璞万万没有想到，那身着王袍的朱由榔骇然地注视着逃亡的人流，不知所措。

夏良璞见朱由榔站在岩洞前，大惊，急奔过去，把他拖入岩洞中，也不说话，就伸手朝他脸上抹去。

朱由榔被她抹在脸上的黑灰刺激得咳起来：“小璞子！你这是……”

夏良璞不容他说话，双手急急地给他脱去王袍，给他穿上衣裙。

朱由榔困惑地：“这可是女人们的衣裙啊！”

夏良璞仍紧张地给他穿着衣裙，突然对他喊道：“四嫂！”

朱由榔茫然四顾：“你在叫谁啊？”

夏良璞急切地：“叫你！”

朱由榔：“叫我？”

夏良璞拉着他出洞，一边急急地悄声教他：“殿下！你现在千万记住你是四嫂，再也不是四殿下永明王了！这城里到处都是张献忠的人马！”

朱由榔大惊：“父王和母妃他们呢？”

夏良璞边拖着他边走边阻止他：“千万不要再说什么“王”呀“妃”的，你和奴婢现在是姑嫂两个，我们快往渡口方向逃走，和王公公会合去！”

不容朱由榔再说什么，夏良璞拖着他混入人流踉跄而去。

在岩洞外，应科安排的三个心腹悄悄看着二人的举动。这时，其中二人紧紧跟着朱由榔和夏良璞，另外一人朝城中返回，正好应科领着孙可望纵缰追寻而来，心腹忙挤到二人马前，急迫地指着渡口方向：“那个王子打扮成女人模样朝渡口方向逃去了！”

应科：“快追！”

三人在人流中挥鞭催马，向渡口追去。

夏良璞拖着朱由榔顺着人流而去。

王坤逆着人流寻来，闯在朱由榔怀中。朱由榔一下认出王坤来：“王坤！”

夏良璞去捂朱由榔的嘴已来不及了，只有跺足、着急：“你别出声啊！”

王坤一愣，认出了二人：“快！往渡口方向逃去！”

朱由榔足软得挪不动步了，王坤欲背，夏良璞推开他：“那多显眼！”

王坤才省悟到这一点，上前和夏良璞扶着朱由榔逃去。急驰而来的应科的心腹追寻到，指着三人：“在那里！”

应科一眼看到，忙示意孙可望等人，翻身下马，他们急忙推、挤人流，向朱由榔三人靠去。

王坤和夏良璞好不容易挟着朱由榔到渡口，可是流亡的官民争着挤着分上几只小木船。朱由榔和夏良璞、王坤被人浪掀在一旁，挤不上船。

朱由榔惊慌地：“怎么办啊！”

王坤拉起朱由榔：“在这里挤不是办法！到上流头去！”

三人在沙石滩上艰难走向上流头。

孙可望一行来到了渡口，眼尖的应科看到往上流头踉跄而去的朱由榔三人的身影，忙对孙可望：“他们在那儿呢！”

孙可望一挥手：“追！”

还没走到上流头，累得快散架了的朱由榔一下坐在沙石滩上大口喘气。

夏良璞强拖：“这里怎么敢停留啊！”

朱由榔也想站起来，可就是站不起来，王坤上前对夏良璞：“王……四嫂哪里经历过这个啊！就让他歇会儿，我去找只船吧！……”

可是他却看见四周被马蹄所围，骇然地朝上仰望去。

应科跳下马来，打量着三个人，然后朝朱由榔走去。王坤和夏良璞大惊，一齐站起来，护卫着朱由榔。

应科推开二人，把朱由榔劈胸揪起来。

朱由榔惊急吼出声来：“你把孤抓痛啦！”

孙可望喜出望外地：“孤！孤！哈哈！果然是朱老四呀！”

王坤扑过去：“军爷！他不是……”

夏良璞以身护着朱由榔，并去厮打孙可望：“我和你们拼了！”

孙可望一掌将她打翻在地：“把他们绑了！押回大帐！”

应科等人七手八足捆好三人，回马押向衡州城。

张献忠义军攻陷衡州的消息很快传到明朝京师北京，使原本食寝不安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大为震动，虽然时迫黄昏，朱由检还是急召新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到英武殿见驾。

申时被召入宫的吴三桂，亥时将过还不见回到平西伯府。病侧在床的、吴三桂的老父亲吴襄十分挂牵儿子见驾的情况，几次让仆人到前厅去打听，还是吴三桂的如夫人陈圆圆亲到病榻前劝慰吴襄，才使老将军稍稍安静了一些。可是对于吴三桂见君之事，陈圆圆的心中并不比老将军轻松，近来皇帝性情特别乖戾，几日前就发生过因接受召见的臣子回答垂询时不中上意，而杖杀在午门的事情，虽然吴三桂圣眷方隆，为人又十分机敏，但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啊……

正当平西伯府上下人等忐忑不安之时，司阍门官终于向陈圆圆禀告：“爵爷下朝回府！”陈圆圆这才吁出一口气来，由侍婢披好羽氅，掀帘而出，迎向曲廊。

平西伯吴三桂急步转入曲廊。

陈圆圆遥见，也正进入府门，正要拜迎。

吴三桂大步迎去，扶着她：“外面太冷！快进阁子里去！”

吴三桂半拥着陈圆圆走入暖阁。

侍婢奉茶，吴三桂接杯颌首，侍婢们忙退出暖阁。

陈圆圆预感到了局势紧张，用双眸向吴三桂询问着。

吴三桂沉重的叹息，放开茶杯：“张献忠已攻陷衡州，桂王父子下落不明！”

陈圆圆惊愕：“贼势这么猖獗啊……”

吴三桂立起身来，踱步：“这还不算。刚才当今皇上在英武殿召见本爵时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了！”

陈圆圆：“至于这样啊？”

吴三桂：“李自成号称发兵五十万，在长安誓师，直指北京！多尔衮八旗劲旅兵锋已抵山海关外。”

陈圆圆：“这就难怪了。”

吴三桂：“皇上敕我星夜兼程，务将宁远兵马调往山海关保卫京师！”

陈圆圆困惑地：“调往山海关防守？……”

吴三桂皱眉叹息：“京师眼下是内外遇敌：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两支大军，外有满挞子的清军啊！山海关前，只有我这惟一的勤王之师了。”

陈圆圆忧心忡忡地：“难道大明朝就再无兵将可调了？京城之中不是尚有禁军十万吗？”

吴三桂苦笑：“既无粮饷，又无弹药。就是有兵有将，他们哪里是闯、献二贼和满挞子的对手啊！”

陈圆圆慨然地立起：“圆圆愿随爵爷奔赴山海关，为爵爷呐喊助威！”

吴三桂感动地抚着陈圆圆：“生死战场，哪里是你娇小身軀托付之地！圆圆，本爵是特地回府来向你辞行的！”

陈圆圆一怔：“辞行啊！”

吴三桂：“圣命在身，岂敢拖延！”

陈圆圆：“老将军重病在床……”

吴三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就把他老人家托付给你了！来人！”

陈圆圆：“慢！”

吴三桂：“圆圆你？”

陈圆圆：“圆圆要为爵爷奏一曲《大风》壮行！”

吴三桂：“好！”

陈圆圆归座，合十对香默祷后，展指拨弦。

随着陈圆圆的琴音，吴三桂昂然挥剑起舞。

琴音激越，剑光四射。

琴静剑止，吴三桂才看见陈圆圆面颊上满是泪痕。

吴三桂动情地把陈圆圆拥入怀。